

導言

廣州三元宮位於廣州城北越秀山南麓，為現存廣州市歷史最悠久的道教宮觀。三元宮供奉的是以三元大帝為首的各路道教神祇，歷來主要有三元大帝、太上老君、孚佑帝君、文昌帝君、關聖帝君、斗姥元君、玄天上帝、王靈官、鮑姑等。今天全宮的佔地面積約為5,000平方米，殿堂建築總面積約為2,000平方米。

唐宋以後，廣州三城內外有多所著名道觀，如玄妙觀（古稱天慶觀）、五仙觀、奉真觀、朱明觀等。但今天，這些廣州道教古觀已在近現代中國歷史變遷中消逝了。比起玄妙觀或五仙觀，越秀山三元宮的建觀歷史較短。若是以「三元宮」之宮名追溯其創建的歷史，這可以順治十三年（1656）由廣東欽差巡撫李棲鳳於城北觀音山修建三元大殿為始點。自清中葉鴉片戰爭以來，在歷次政治轉變和戰亂中，三元宮屢受當權統治者打擊、破壞及改變，然而三元宮至今仍然屹立於急遽現代化的廣州市中，依然保有和承傳著嶺南道教信仰和文化，歷久未衰。

廣州三元宮舊無獨立的宮觀志。這次撰修《廣州三元宮志》，是為了三元宮慶祝建立於東晉越岡院的歷史傳統已歷1,700年。清乾隆五十年（1785）蕭雲漢撰的三元宮〈重建斗姥殿碑記〉稱：「粵秀山三元宮，古越岡院也，六朝已有之。」乾隆六年《南海縣志》載：「三元宮在粵秀山，東晉南海太守鮑靚建，名越岡院。」東晉葛洪（283-343）南隱羅浮山的事蹟經常被視作廣東道教歷史的具體開始。傳說越秀山越岡院是東晉葛洪之妻鮑姑修行的地方。鮑姑，南海太守鮑靚之女，被唐末高道杜光庭（850-933）推為道教女仙。（參《墉城集仙錄·鮑姑傳》）鮑靚為她在越秀山南麓建立越岡院，供她修道，而葛洪亦師事鮑靚，向他學習道術。鮑姑井，則是鮑姑行灸南海留下的古蹟，自唐宋至今均為嶺南地區重要的道教文化象徵；而鮑姑灸艾更融入民間歲時風俗之中。南宋方信孺（1177-1222）《南海百詠》云：「鮑姑即靚女，葛仙翁妻也，與供偕隱羅浮山，行灸於南海。有神艾，

唐崔焯嘗得之，療疾有奇效。」明代李賢(1408–1466)《明一統志》載：「鮑姑井，在府城內，相傳晉鮑靚女，葛洪妻所汲處。」到清代仇巨川(?–1800)《羊城古鈔》有載：「南海越秀山左有鮑姑井，猶存。」乾隆四十五年(1780)，通判史巖澤出資在三元宮修建了鮑姑祠，住持郁教甯為之作〈鮑姑祠記〉，並稱這是從東晉元帝以來，在廣州越井岡首次立祠供奉鮑姑。後來又翻新了鮑姑亭和鮑姑祠。民國時期，住持張信綱在三元宮虬龍井舊址處修建虬井古屋一間，紀念鮑姑得道的仙蹟。由此可說，廣州三元宮的道教歷史是建立在由東晉南海郡太守鮑靚始建的「越岡院」的傳統之上(即是所謂「三元宮創始於六朝」之說的由來)，而此傳統貫通鮑姑以降源遠流長的嶺南道教歷程。

能夠承擔此次三元宮的修志工作，筆者十分感謝三元宮現任住持潘崇賢道長對本人及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委以重任。是次撰修《廣州三元宮志》的意義重大：首先，本志為三元宮的歷史進行了一次最完整及詳盡的文獻資料整理，藉此增進讀者對深厚的廣州道教歷史文化的認識；其次，本志亦得到香港蓬瀛仙館的支持，代表其對三元宮祖庭的回饋，本志特別整理出三元宮為蓬瀛仙館龍門派道脈源頭的淵源和經過；第三，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自2006年由香港蓬瀛仙館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創辦，是香港高等學府中唯一的道教學術研究單位，這次由中心承擔三元宮修志工作，亦突顯道教宮觀與高等學府共同推動現代道教學術的努力與成果。

筆者從事道教研究已將近三十載，尤其重視道教經典、科儀文獻、碑刻、方志書、檔案資料的使用及結合歷史、地區道教調查和田野考察等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作為「嶺南人」，筆者對嶺南道教文化抱有特別的情懷，特別關注廣東道教宮觀歷史、科儀、經典及道派的發展，宿願為此地區的道教史研究作出學術貢獻。近十多年來，筆者在廣東道教研究的出版有《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2005)、《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2007)、《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2007)、《香港道教——歷史源流及其現代轉型》(2010)、《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2014)等著作。我相信，由於道教的歷史源遠流長及具有地方演變的多樣性，因此要真正理解道教存在的具體面貌，研究者必須要從特定地區的社會發展變遷中認識道教文化，才能明白道教為何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即離開區域性的土壤、社會和信眾層面，道教的宗教性只會變成一種抽象概念。

筆者於2007年出版《廣東地方道教研究》一書，對廣東幾座古老的道觀進行了基礎性研究，包括廣州的玄妙觀、五仙觀、三元宮、純陽觀，以及羅浮山的沖虛觀、酥醪觀等。廣州玄妙觀從宋代到清代都是廣州地區重要的正一派道教宮

觀，而三元宮則是從清初至今廣州全真教龍門派道觀的代表。當年在整理和爬梳這些廣東宮觀歷史時，筆者一直抱著覓得前人撰述的宮觀志並進行參閱之希望，以減輕重新搜集大量歷史文獻資料的繁重工作，但一直未找到相關的宮觀志。筆者之所以接受此次修志的重任，是希望能為將來研究廣東道教的學者提供一部詳實的廣州道觀志作為參考，目的是推動此地區道教歷史文化學術研究的持續發展，裨益嶺南道教文化的傳承。

廣州三元宮在廣東全真道觀發展史上有自己的獨特性，例如：秉承清代全真龍門派的傳統，堅持作為一座清淨潛修的道觀，如其碑記所云：「煉氣歸神，道之要也。」直到光緒年間住持梁宗琪捐出田產贊助興辦時敏學堂，宮內經濟才轉變為依靠香火儀式活動等其他途徑，這也與當時晚清政府推行「廟產興學」的維新運動有關。入民國以後，廣州很多歷史悠久的道觀都在政權轉易與民國政府「破除迷信」運動當中被佔據，有的甚至停止了香火供奉，政府改變了其宗教用途，將其改建成公眾市場、公園、醫院或工廠。例如玄妙觀（入清後改稱元妙觀），於民國十一年（1922）被廣州市政廳收回並改為市立第一兒童遊樂園，後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被完全拆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切宗教活動停止，三元宮關閉，宮內各處地方被多所工廠佔據。面對此諸多的困境、壓迫和波折，歷史悠久的三元宮至今仍然得以保存和開放，並發展成為廣州最重要的中國本土宗教聖地之一，實屬不易，更是嶺南道教之福。此外，廣州三元宮與香港蓬瀛仙館有著密切的源流關係，三元宮志可作為研究香港道教宮觀淵源於廣東地區道脈的一個重要的例子。

此次修志通過細緻詳盡的文獻整理、研究和實地考察，為這座悠久的廣州道觀書寫歷史，以保存廣州道教文化的傳統。本志記載內容的起訖時間，上限設定為廣東巡撫李棲鳳修建越秀山三元宮的清順治十三年（1656），下限截止到2018年底，共計362年的歷史跨度。本志共分為14章，包括廣州歷史地理概況、歷史沿革、宮觀建築、神祇供奉、嗣法傳承、信道文士、科儀文獻、文物、藝文、碑刻、慈善活動、三元宮與香港蓬瀛仙館、三元宮與港澳臺及海外的往來、大事活動等，以全面整理和分析關於三元宮的記述，仔細爬梳三元宮從清初直到當代的發展歷程。

為了更好地說明越秀山三元宮所經歷的歷史地理環境變遷，本志第一章首先介紹三元宮地處的廣東省會廣州之古今歷史地理發展狀況、越秀山的歷史建築和廟宇古蹟，以及三元宮所在地區街道的歷史與變遷。第二章歷史沿革是從歷史發展的視角，詳述三元宮從清初，經歷民國而迄今的演變。當中，尤其是有關民

國時期三元宮的歷史，為最新的研究發現。第三章講述三元宮的宮觀建築，細敘現今殿堂佈局、歷代建築沿革和觀內的主要建築。第四章是介紹三元宮供奉的以三元大帝為首的各路道教神祇，並詳細闡釋這些道教神祇的信仰特性。三元宮一直傳承著全真教龍門派傳統。本志重視宮內道脈的傳承，因此第五章詳列龍門派「陽」字輩到「高」字輩的譜系、歷代住持及道人小傳。

第六章搜集與三元宮有關的詩文作品。與三元宮有緣的文人、士紳、官員、商人眾多，他們和三元宮的緣份深淺不同：有的黃冠入道、有的信道修真、有的好道談玄、有的仰慕道風、有的尊重道門。第七章展現蒐集到的三元宮科儀經書，不僅有廣州三元宮、香港蓬瀛仙館和澳門吳慶雲道院（見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道教經典文庫）的藏本，更珍貴的是涵蓋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馬禮遜藏書中的七種乾隆至同治年間由三元宮刊刻的重要科儀本。例如目前所見最早的三元宮科儀書為乾隆六年（1741）刊刻的《玉皇功行宥罪錄寶懺》。

三元宮在清代民國文人眼中是仙蹟流芳、叩禱靈應、環境清幽的穗城主山琳宮，為遊賞雅集之佳處，本志第九章通過觀內的匾額、楹聯以及23首詩文重新發現粵地文人與三元宮的密切關係，真切地說明道教信仰與文人生活息息相關之處。筆者出版的《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證明了道觀碑刻資料內容豐富，可以大大填補正史、志書之缺，為研究道教歷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因此，本志十分注重碑刻資料的搜集。第十章輯錄了古往今來三元宮所有原碑或通過文獻記載保存下來的碑文共21通，其中清代10通、民國2通、當代9通，並對碑文資料的文言部分進行白話註釋，以更為平易的方式增進讀者對三元宮歷史的了解。香港蓬瀛仙館是二十世紀初在香港創建的早期道觀之一，至今已屹立香港九十年。該館一直秉持承傳道教全真龍門派的法脈，尤以廣州三元宮為其龍門派道脈的源頭，故又稱三元宮為「祖庭」。第八章主要介紹蓬瀛仙館收藏的原屬三元宮的神明畫像及法器供品。第十二章概述三元宮與蓬瀛仙館創建的歷史及交往的密切關係，以證廣東全真教道觀對二十世紀初香港道堂肇源的貢獻和影響。第十三章則簡介三元宮與港澳臺及海外的往來。第十四章為三元宮從清代至今的大事年表。

本志得以完成並順利出版，筆者首先要衷心感謝三元宮現任住持潘崇賢道長和蓬瀛仙館理事長梁德華道長慨允捐資支持本志的研究計劃和專書出版。在筆者撰寫本志的過程中，兩位住持道長與筆者共同策劃、商討本志的內容及提供其觀所珍藏的資料和圖片，讓筆者和參與此計劃的成員順利完成修志任務。不僅如此，潘崇賢道長和梁德華道長更為本志作序，特此致謝。

撰成本志，是集體努力的成果，並非只有筆者的功勞，在此，我首先要感謝陳文妍博士，她協助筆者完成書稿，付出很多時間和心血。其次感謝幾位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何璇博士、梁斯韻博士、李沛林先生、徐宇航博士、楊楚珩小姐和王中第先生，他們為個別章節題目協助蒐集資料、撰寫或校對。全書文稿由筆者撰成，經過編輯和修改，因此若有不足、闕漏之處，全部文責由筆者負責。

最後，筆者還須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出版部組稿編輯葉敏磊女士和編輯張煒軒先生，他們熱心支持本志的出版，並提供各種在編輯、設計、排版和印刷等工作上的方便。本志有關廣州三元宮與文士及廣東宮觀科儀經書之部分研究成果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之角逐研究用途補助金支持計劃「晚清至民國廣東文人士紳與道教關係的研究」(Late Qing/Republican Literati and Gentry in Guangdong Daoism, CUHK 2110320, 2019至2021年)的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2019年9月11日

廣州歷史地理概況

廣州三元宮位於廣州城北越秀山西南麓，依山而建。為了更好地說明三元宮所經歷的歷史地理環境變遷，本志首先介紹三元宮地處的廣東省會廣州之古今歷史地理發展狀況、越秀山的歷史建築和廟宇古蹟，以及三元宮所在地區街道的歷史與變遷。廣州是中國華南地域廣闊、歷史悠久的都市之一。二千多年以來，廣州逐漸成為華南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的中心。廣州之名始自三國時代；出於五仙人乘五色羊，持谷穗降臨楚亭（庭）的傳說，廣州又別稱五羊城和穗城。¹廣州舊城位於珠江北面，北依白雲山，處東、西、北三江總匯點，控珠江與南海之間交通衝要。如此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廣州發展成為國際性的大都市、中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城市。

第一節 歷代廣州概況

一、唐代及以前的廣州城

嶺南²意指中國南部五嶺之南的地區（包括大庾嶺、騎田嶺、萌渚嶺、越城嶺等五個山脈），春秋時，為古百粵（越）之地。唐代《元和郡縣圖志》〈嶺南道一〉：「廣州，……春秋時百越之地。」³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在嶺南地區設置桂林、象、南海三郡。⁴嶺南就正式有了地方的行政建置。當時，南海郡（即今廣東省境內）治在番禺縣。明代黃佐（1490–1566）《廣東通志》載：「楚庭郢在番禺。」⁵此外，又在南海郡並置龍川、四會、博羅（博羅）、揭陽四縣。東漢以前，「番禺」原寫作「蕃禺」，「蕃」指邊遠之地，「禺」指很小的地區，因此「番禺」

的含意是指「邊遠的蠻夷之地上的小塊地方」。⁶漢初(元鼎五年〔112〕)，嶺南一帶分為南海、合浦、蒼梧、桂林、鬱林、交趾、九真七郡，隸屬交趾(建安八年〔203〕，改稱交州)刺史部。⁷

「廣州」一名之由來，始於三國孫吳時期，交州刺史步騭將交州治從廣信(今封開縣江口鎮)移至南海郡。但不久(吳黃武五年〔226〕)，孫吳王朝因交州地域遼闊，不便管轄，於是設廣州，實行「交廣分治」，分合浦以北為廣州，以南為交州。廣州治設置在南海郡，於是晉代王范的《交廣春秋》言及：「以其徙自廣信，因改交州為廣州。此廣州之始也」。⁸唐代《元和郡縣圖志》稱廣州城在南海縣，為三國時孫吳王朝的交州刺史步騭所築，原文記載為：「〔步〕騭為交州刺史，登臺遠望，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遂遷州於番禺，建築城郭焉。」¹⁰據徐俊鳴的考證，步騭所築的廣州城範圍有多大，史書沒有多記載，而直至唐末未見有廣州修城的記錄。¹¹唐代的行政區是道(州或郡)、縣三級制。當時嶺南道擁有22州。¹²廣州除了是嶺南道治之外，亦為嶺南道中都督府，兼管鄰近各州。至於在本州境內，廣州管13縣，包括：南海、番禺、化蒙、懷集、增城、潯水、東莞、新會、義寧、清遠、四會、潯陽、浚滙。¹³

廣州城垣的修築，乃始於秦朝時南海郡都尉任囂。他在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率軍平定南越，並在南海郡治番禺縣的番山和禺山上修築了「番禺城」，又稱「任囂城」¹⁴(建於今越秀區的番禺城城址的具體位置至今仍未有定論)。任囂死後(約於公元前209年或前208年病故)，趙佗隨即繼任南海郡尉，統治南海郡。公元前207年，秦亡。漢高祖三年(公元前204)，趙佗在嶺南建立南越國，歷五主、九十三年(前204—前111)，這是嶺南歷史上的第一個王國。趙佗並把「任囂城」擴大到周長十里，後人稱之為「趙佗城」，屬南越國故都(今越秀區)。¹⁵《元和郡縣圖志》記載：「趙佗故城，在〔南海〕縣西二十七里，即尉佗都城也。」¹⁶番禺城在南越國時代作為國都，已發展成為商賈雲集的商埠、中外商品的集散地，與南海各國海上交往頻繁。《史記·貨殖列傳》在敘述當時全國九大商業都會時稱：「番禺亦其一都會也。」¹⁷

三國時，孫吳王朝的交州刺史步騭曾重新修築尉佗的廣州故城；北宋《太平寰宇記》稱：「按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築之，後為步騭修之」。¹⁸至於唐代，則史書未見廣州城垣有擴大修繕的記錄。據徐俊鳴的研究，三國至唐代的廣州城，比宋代廣州三城中的中城還略小，「唐代廣州城垣大概僅保護官衙，範圍不大，商業區多在城外」。¹⁹程存潔的研究則認為：「唐代廣州城的規模已接近宋代廣州三城的規模，唐代城的建設已為宋代廣州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²⁰

唐武德四年(621)，唐王朝平定蕭銑(583–621，梁武帝六世孫)，統一嶺南；廣州改為嶺南道廣州大都督府，廣州刺史充嶺南五(都督)府經略使。唐代曾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而外國商人(多為阿拉伯和波斯人)之留居廣州，則設有蕃坊，在城西今光塔街一帶。盛唐時期，廣州城已有相當規模。城東西為東西文溪所限，²¹北城在今越華路南高坡，南臨珠江。²²南宋王象之(1163–1230)《輿地紀勝》卷八十九有云：「斗南樓在府治後城上，故唐北城即此」。²³《元和郡縣圖志》亦指出，武則天長安三年(703)「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即將廣州城南面的規模延伸至今海珠區珠江南岸一帶²⁴。西城在廣仁路段，已於1972年發現宋子城一段，當屬唐代西城牆。東面唐城，則當在文溪西岸，即今舊倉巷(倉邊路西側內街²⁵)至長塘街一段。²⁶日本文學家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有記：天寶年間廣州「州城三重」，²⁷而到德宗建中初年廣州「涂巷狹陋，煙埃連接」。²⁸有學者推斷盛唐時代廣州城常駐人口達30萬，流動人口亦有80萬。當時，廣州作為「通海夷道」起點的重要世界貿易港市，其繁華有「貨通獅子國，樂奏越王臺」之譽。²⁹

唐亡(哀帝天佑四年，907年)以後，五代十國期間中原地區戰亂頻仍，而嶺南政局比較安定，戰爭較少。五代時期(907–960)，偏安於海隅的嶺南始終為南漢劉氏政權所統治，一直維持五十餘年(917–971)的獨立狀態。其時，廣州為南漢國都，南漢高祖劉龔稱廣州為興王府，析南海縣為常康、咸寧二縣。³⁰劉龔還命令把廣州城擴大，鑿平「番、禺兩山」，把地劃入城中，使城垣向南擴展。³¹此時期廣州城向南面拓展，新建「新南城」，同時修築大批離宮別苑、園林園圃(例如芳華園、昌華苑)，廣州城環境得以改善。³²由於在廣州的政局比較穩定，北方漢族移來的人口也多，經濟比較富裕，而劉氏政權對廣州城市和文化的建設也較重視。³³

二、宋元時代的廣州城

公元980年，宋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建立統一的國家，建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是為北宋(960–1127)。其後由於遼金的南下，宋王朝徙都臨安(今杭州)，是為南宋。統一的北宋王朝，「國勢不及唐朝強盛，疆域也比唐朝小。北不能有燕雲(今冀北一帶)；西北不能逾河西(今甘肅西部)；西南不過大渡河(雲貴一帶)，越南亦宣告獨立。漢唐以來開闢的西北和西南的國際通路，至宋俱不能有，因此，海上交通倍形重要。」³⁴及至南宋，「僅有半壁江山，領土更為狹小，但對於南方的經營非常積極，對外貿易成為國家重要稅源之一。」³⁵因